續高僧傳卷第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六　正傳十七　附見五

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一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靖玄傳二 明則

隋襄陽沙門釋智閏傳三

隋吳郡虎丘山釋智聚傳四

隋丹陽聶山釋慧曠傳五

隋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傳六

隋西京寶剎道場釋淨願傳七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智凝傳八 靈覺 道卓

隋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傳九

隋西京海覺道場釋法總傳十

隋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傳十一 慧晉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璨傳十二

隋西京勝光道場釋法瓚傳十三

隋西京淨影道場釋寶儒傳十四

隋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最傳十五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傳十六

隋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傳十七 [illegible]

釋靖嵩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

幹在物不羣迫以俗塵翦之道務十

五出家有同學靖雖早達經論通該
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出流
委宗嵩尚神氣後越聰悟天挺機隘義
門覆述閑練重以心計不測之問
嵩無以對也乃告曰卿稚當末學
徹悟若斯可往京鄴必成器及登
冠受具南遊漳輦屬高齊之盛佛教
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
僅將八万講席相距二百有餘在衆
常聽出過一万故寓内英傑咸歸厥
邦有大學寺融智法師大齊國統法
上之神足也解貫衆師道光二嚴學
徒五百負袠摩肩常講涅槃及地論
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範攻研數
載隨聞覆述每擊奇致於即學徒舉
目相與推師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
約乃詣雲暉二律師所博求明誨涉
問二載精鏡宗條唯有小乘未遑詳
閲遂從道猷法誕二大論主面受成
難兩宗諮諏幽奥纂習餘烈數百倍
徒各登龍門人分鳳翼及嵩之傳席
上程五道旁採婆沙迦延舍利弗等
妙通文理屡動恒神便又博觀衆經

明漢論道勢傾八位詞子四飛獨步 [illegible]
河山寺號三藏遠附參請智光時傑
齊琅耶王孫相器重弘扇風猷每於
肇春廣延學侶大集鄴都特開法座
奉尚為法主進勵學徒因令導悟咸
津弥逢源澳傳芳接武鄉譽東河識
屬周武屏除釋門離潰遂與同學法
貴靈偃等三百餘僧自北徂南達于
江左陳宣帝遠揖德音承風迎引令
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
使騎為秦樂宣勅六至人為法以身
許道法師等善明治亂歸寄有叙可
謂懷道正士深可嘉之宜於都邑大
寺安置所司供給務令周洽仍令推
舉義學長者即弘像教時建業僧正
令尚貴二人對弥小論神理疏暢贍
勇當時學侶相逆數過五百晷漏分
業茂績新寺有天竺三藏厥号親依
請攝合二論遂化邊服初歸梁季終
歷陳朝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云譯
希講授無聞唯尚獨拔玄心翫味茲
典幾有靜隙便謂沙門法泰諸決疑
義數年之中精詳二部自佛性中邊

無相唯識異執等論四十餘部皆振

其經要剖會區分隋高廓清百越文
軌大同開皇十年敕僚庶等有樂出
家者並聽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
万爰初沐化未日知津嵩與靈偘等
二百許僧聞攙乘濟俱還江北行達
徐方盛開講肆上柱國徐州揔管乞
伏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京地王
寺具狀聞奏有敕給額為崇聖寺焉
於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
河北相繼趍途望氣相奔俱諮攝論
嵩學資真諦義寔天親思逸言前韻
高傳後大乘極旨於是乎通自此領
匠九州垂章四海撰攝論疏六卷雜
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聚戒二
生死等玄義並流于世為時所宗隋
文封禪岱宗鑾駕齊魯關中義學
因從過于徐部詣嵩法肆伏膺受業
由此門徒推盛章疏大行隋煬昔鎮
揚越立四道場教旨載馳嵩終謝遣
及登紫極又有敕徵固辭乃止門人
問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
內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為解脫如

何返以事業界寺吾曾遊兩都屢逢
播揚禪此勞役可極每清素自務
立道場日加礼誦修淨業講道相
續棨菜六時精苦已来垂三十載然
其扣頭手膝接地之所悉成坑跡狀
若人摸其景行徵明為若此也自有
論師多迷行首而崇奉遵法度初示
墜倫常過天雨濛雛在庭恐傷地性
令淨人知舉方自從用同諸學士咸
妙禪其知量焉加以性愛文藻時摛
詩頌重複嘉尚林泉每登踐陟子受
篆隸楷于今世論劇談頗有奔絡
忽以大業十年遘疾卒于本寺春秋
七十有八光祿大夫彭城道留守酒
政公董純與部內道俗殯于神阜之
原益州道基昔預末筵飡風欽德悼
流光之安放悲墳隧之荒侵為之行
狀庶旌世矣
釋靖玄姓趙氏天水人也識度沉弘
清鑒懸遠七歲任郡學生勤閱三冬
熟談六典皇隋肇運便業李張名預
黃巾身同親字呼吸沆瀣吐納陰沉
無思五千道德良非造真七識趣昇

續高僧傳卷十 [illegible]

本為深說乃捨其巾褐那此初剃落
練一心專宗經部時年在息慈頻蒙
法匠華戎欽仰緇素屬目受具已後
聲勢轉高遂便化雍隴西扇榮河洛
以泰源荒要佛法流修將欲結其福
網布此遺緒具列正法要務奏上文
皇蒙勅允述綸言擬拔全下河右領
篠依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翹想欽
挹要降令旨速召京華玄遂來赤嘉
惠來翔帝宇有令芳大興善道場咸
弘法會飛軒鳴玉杖錫擧瓶捨萃觀
風德音通被縱達論體舒散疑難能
使難者由門解宣盡力時揉法師居
坐謂曰自河源義宕則道明禮其名治
歷至人令其接軌代不可制斯人在斯
由此顯譽京師紛然高步會高祖昇
遐嘗興禪定遂應詔住焉常轉梵輪
弘匠非少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
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玄生平
言論慈悲為主每許遺骸齊之林野
有天水同侶沙門慧嚴追想昔言送
屍山麓肌肉已盡便鳩聚遺身構兹
塼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樹銘塔

所用崖厥德沙門明則為文則本業

人通玄儒有才慧詞言敏行尤所承
統文藻雖馳時未之貴乃制覺觀寺
碑物亦不悟儁射揚素見而奇之曲
斷一願方高聲聞奏住仁壽宮三善
寺東都譯經又召入館專知綴緝隋
末卒於所住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
則公之文屢發新采英英獨照其為
時賢所尚也如此矣
釋智閏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
悟自然厭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承
鄴下盛宗佛法十統聯興令響滂流
洋溢天壤閏不勝其喜踊躍不安年
始二十便趍遠詣會遵統開弘十地
即從服業經未越序頻叅覆論河北
夙少望塵許焉晚學華嚴涅槃咸增
榮顯又聽光統四分領受文言兼習
小論具辯通塞時号博贍勘有加之
又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本願不遠
而歸正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預從
聽受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
後還漢陰鎮常講導化行江湊善生
道俗大業初建延住慧日該富之量

更溢由来會征遼左求功岳瀆勅閣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九張　進
岷蜀齋禱江神還至西京因疾而化
卒于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即大業
十年矣
釋智聚姓朱氏住蘇州虎丘東山寺
神氣清遠彰於襁褓深厭籠樊希
宗郭初投武丘亂法師亂道勢之重
羽儀當世聚分陰无怠請益深旨有
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義府經肆
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揖清風由是
儒墨通弘真俗具舉宮牆重仞允得
其門總踰弱冠便弘講說莊嚴曠師
新實一家鷹揚万代遂伏膺諮質旨
舍非遠斐發既精疑滯咸折汝南周
弘正博通內外鑒賞人倫常歎嘉之
以為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
新安王伯固新蔡王叔齊並降貴慕
道延請敷說至德二年奉勅於太極
殿講金光明天子親臨法席具僚咸
在故能寫此懸河振斯木鐸聲譽寄
韻超越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乖持邪
論莫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
賞稱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母憂並

衛京治將殘戍因此言歸舊里上旅
東山精舍善求一不休法輪常轉閑堂
十二年受降勅書務勤學問法師拙
身淨土接志法門普為衆生宣揚正
教勤脩功德率勵法徒專心講誦讀
濟群品欽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
楚公素左僕射國叢並射到道場
接足頂礼咸拾淨財資往來命十三
年勅置僧官道俗請居平等寺之任
秉以雅道斯人直心應物和合之衆
清風穆如也時郡將宗承劉公夙仰
高名常欽盛德及部臨鎮請為菩薩
戒師爲王賻以帝子之貴作牧淮海
乃降教書至山延曰弟子下車舊楚
無改炎涼遊聚清規其來有日於承
幽栖山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
當今故以德冠林遠道超生什炳斯
慧炬以悟群迷獨步江東何其之美
朱稚稽顙下緩食承高義杼軸之勞
載盈懷抱擾虎之岫川遊不遥翔鸞
之淸風烟桐接忽願振忍辱之杖赴
翹勤之望乃因辭以疾事不獲從引
稽平臺深加敬礼頻遣使人請加大

續高僧傳第十　第十張

教聚惟志進人世心遊江湖詞翰兆
瀾國求東返王亦以度外得遂宿心
資給所須將送甚重於是接漸晨征
還居山寺現疾浹旬而神用無爽以
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
住容皃若存頂暖身柔逾如平日聞
諸前記乃感果之徵也春秋七十有
二即以其年十二月窆于山之南嶺
惟暠性託夷遠情閑澹等懷遇
物弥量居心楚越拘情得喪莫遣方
寸之地悠然罕測美風姿善談笑流
連晉悟見者忘返加以樂說忘疲撫
持無失講大品涅槃法華等各二十
遍手經道務者罕得記焉又居身清
儉不在飾玩衣盋已外隨用檀捨方
丈之內座室蕭然几榻之間文跡而
已故能道盛一時名重當世其所造
丈八盧舍那無量壽荊州瑞像於寺
供養并起澗西佛殿二所迴廊周遍
具二莊嚴弟子道恭猶子道順德惟
上首業盛傳燈敢樹高碑用旌景行
秘書虞世南為文
釋慧曠俗姓曹氏譙國人也其後別

沔今為襄陽人焉祖亮宗梁給事黃
門侍郎衛尉卿父諒直閣將軍曠稟
氣標於弱歲天然孝敬性高廉十
二出家事江陵寶光寺澄法師祇勤
儀訓肅奉帷從發明幽旨頓超群萃
後梁 明帝諸問道王圻居律行寺講
豈城論玄關斯闢大義已通將事隨
方轉相弘教乃與宗愷准韻諸師俱
值真諦受攝大乘唯識等論金鼓光
明等經俄而真諦涅槃法朋彫從乃
共同學僧宗俱栖匡岫分時敷說法
化弥隆州宰都陽長沙二王俱敬師
資之禮後於湘郢二州累載弘道雖
親覺久忘而地恩待報以陳至德元年
言旋舊邑即隋開皇之三年也於道
學道場傳經引化曠說律行嚴精義
門綜博道俗具瞻經緯是寄統學八
載攝是歸迴後又奉勅移居興國寺住彼
垂絲綸再降香縷屢錫秦孝王帝子
之尊建麾襄沔聞風行德親奉歸戒
煬帝蕃曆當衡尊賢味道爰降王人
延居禪穀道次江陽猝疾不見蒙勅
丹陽栖霞寺以昔岩泉素協性

松錫禪刹來一石賞神既并經病用頭

[illegible]

於栖霞法堂受大論新開舊學各

該勝解且歸善禪房本栖玄精人會音

陵文宣之餘迹禪師慧曉之遺風焉

渾月樹之奇雲閣山堂之妙曾事遊

屢遂有終焉之志後携弟子從而憩

之崖谷泯人世之心煙霞貫高蹈之

域其有懷貞棄義者復華於斯矣

以大業九年五月十六日終于寺房

春秋八十頂煖淹時手屈二指斯又

上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遷

于寺之西山弟子等樹碑紀德帝州

沙門法宣為文

釋智琳姓閭丘氏高平防輿人也祖

儀開居傲世孝旻跡梁國常侍琳弱

齡游閑學于鄉黨處士孟禮名當

世年在幼學服膺講業禮日易從老志

第幽致論議其早慧令曰希世神童

也逮于德壯超然離俗即事仁孝寺

沙門法敦遵就養之儀畢息慈之戒

踐本苦節篤志專循法花維摩受持

成誦居以敬公告逝戒品未圓乃高

步上京更業師撫依止東安寺大僧

續高僧傳卷十[illegible]

正軀法師既其力生有奉尸羅乃具
受成論兼習毗尼既洽聞持將弘
傳授瞻言鄉縣思報地恩以陳太建
十年旋于舊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
深加礼異受請敷說於是營居宗匠
盛轉法輪受業求聞寔繁有眾至
一年下勑為曲阿僧正至德二年勑
補徐州僧都稱首攸歸諒由德舉開
皇十六年潤州刺史李海遊屈為斷
事綱維是寺允當僉屬所居仁孝寺
者梁故征西諮議鄉僧紹捨宅所造
殿堂摩搆乱離遺及琳乃詞興梓匠
受加藻飾輪煥弘敞實有力焉前後
造中人像五軀夾紵像一軀神儀顯
曜相好嚴挺又於首王山頂造五層
塼塔擬夫八万同時一期高妙講大
品法花淨名金鼓各有其遍所度弟
子千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禪
那以招隱伽藍俗外塵表山房閑寂
茂林幽邃終焉之所有志栖焉迫以
緣樂弗之果也然其溫嚴自持誨引
無倦財飬靡積隨行給濟戚容感物
信為道門之傑矣以大業九年五月

六日加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序
[illegible]
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
勤請講弥勒辦論以無常初未之許
至是果終信哉知命及將大漸誡諸
弟子尸陁林者常所願言吾謝世後
無違此志沙門智鏗等謹遵遺言以
其月十一日遷于有王之山時僧流
金林多熱焉始乎仲夏暨是杪秋肴
體儼然曾無損異道俗悲貴嘆未曾
有又以其年閏九月八日於招隱東
山式旛方墳言遵卜兆全身舍利即
瘞山龕方俗並臻同門畢至灑泣無
心山盈響谷乃樹碑於寺之門右其
文江陽介生恭撰所製
禪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
家博聞強記推覈經論夙有成規遂
為諸學之所先仰創進大戒尊師律
部既越立年弥隆盛業以旦達曙趣
精圖旨觀淼互遍便就講說初以異
批室入道人多輕侮試與其談說屬
其文理清洞關緻片無擁滞咨後心
位席莫不敬服預建講四分接季十
遍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准

攝論經紐亭句並通了談對謂焉形
有鑽注聖言係解製節廣流章跡晚
入京輔採略未聞雜經懐抱無一新
術時未測其通照也住于寶刹寺中
潛其咨奧後因法集願欲矜其名采
次當堅義意存五陰便參坐而立衆
以其非倫皆辭無言論良久纖默顧
俯視衆曰堅義已久如何不有問乎
衆曰堅何等義乃邀問耶顧曰名相
久矣衆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
色心俱立便安然處坐氣勇如雲首
述曰計未勞止此且循人事耳時以
為鵠異露潔也及難擊准邏對答雲
兩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關塞
任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積
難由来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
新暢於即領是聰慧歸織者多遂移
就寶昌四序恒接草堂土牖以此數
弘正時攝論晩夜雜心或統解涅槃
或判銷四分無擇餘暇執範後賢凡
所開言並乖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
看臨講呼喚皆衷規矩其洽聞不忘
世罕加焉至如舍利毗曇文旨重隱

請者猶難況通其義纔執卷披文渙 [illegible]
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文
帝造塔勅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
寺初至州治度湘西岸將及山所忽
有奇鳥數万為羣五色相翻飛浮水
上行次向舟似相迎引及至舍利還
飛向前往還迎逮衆莫不嗟及登岸
上鳥便行望相從飛空同至塔所識
者以為山神眷屬之變象故也領以
瑞聞帝大嗟賞而教授為務六時礼
悔初儀不怠嚴慎法律如聞奉用自
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虧信而重所
學故也今顧兼而美之獨覺洗世可
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矣京邑擅名
初皆欽美及見其談講經術並志草
先達改正文議封言者衆不勝品藻
皆滯其恒習聽者不滿十人又以言
令卓絶非造心者所覬故不為晚進
所入及大業初歳辯相法師追入慧日
見徒一百並識知津皆委於顧自此
如常開悟衆信前聞更相轝賛令譽
迩遠四方因造目就義筵皆闘所未
聞欣至難義至於分暢深伏標舉經

閑坐者不覺離席膝前皆美其義柔
之莫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秋
六十有餘即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頻
有傳見之長而亭於福業驗乎從學
七歲便喪豈不然耶既而舍利毗曇
宗未披講疏又失落後代絕通又可
悲之深矣
釋智凝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
積傳師習經目不忘並貫懷抱所誦
衆經數十万言須臾便引誦未嘗溫
故及進具後曰聲情望羣宗遅指恕
無後成凝聞之歎曰俗尚朝聞不懷
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生遂往彭城
嵩公仰諮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
心若舊聞再無重請初講纔訖第二勝
相顧諸徒曰攝論經旨都可見矣餘
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往辞於嵩嵩
曰後生標領亦並驅邪恨功未後通
恐乖僻耳凝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
列可知失在文詐故無所慮便拜首
別焉時以為誇誕未之欣尚也及著
疏既了剖決詞宗依而講解聲望轉
盛後赴京輦居于辯才引衆常講攝

傳襟緇隨大法威儀興廢會名達之
信多系勝集雖擬一人領徒弘法至
於世利曾不顧眄所以學侶成德實
異同倫後住禪定猶宗舊習大業年
中卒於住寺春秋四十有八初擬傳
法闍東無心京講有明及法師者稱
論嘉名宗續相師凝當其緒年事衰
頹仍令學士延凝就講相見一無餘
述但問古梨耶識滅不凝曰滅矣及
乃更身起坐撫掌大慶不久而卒凝
回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兼行禪
清嚴風霜不變六時自課禮懺無故
講才一寺躬事修營及灌樹植平坦
僧院初無有闕長打將了便就元席
說法既竟還係福事章跡之務手不
執文隨時扣擊對至鍾鼓或一宿施
會者及百千或一時外食嚫兼金帛
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
矣有學士雲覺道卓並蜀士名僧係
承慧解摳迹京室晚還本部弘讚厥
宗故岷洛擅論由之而長矣
釋法彥姓張宿居洛州早歲出家遊
隆大法而聰明振響冠達儕倫雖三

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
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懼皆畏
其神爽英拔也故得彥所造言無並
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傳首冠必
高韻訪道遐方知彥聲績乃迎至京
邑雖復智亮冒於當時而謙素于
聲色所以新故挾情有增陵勃者彥
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由此識者
弥愛而珍重焉有法侃法師本住並
表被召入關彼方大德渊法師者並
法高榮義學所推語侃曰天地雖廣
識達者希晚學之秀法彥一人可與
論理餘則云云從他取悟耳及侃至
京相見方知渊之遠鑒也開皇十六
年下勑以彥為大論衆主住真寂寺
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
汝州四年又勑送于沂州善應寺掘
基深丈乃得金沙濤汰成粒凡二升
許光耀奪目又感黃牛自至塔前屈
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礼文帝此
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万許人並見
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邊
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基上空中自午

[illegible]
及未方乃歇減滅後復脩五色雲從
四方来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
西北来迴旋塔上乃経四度去復還
来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
感五色地屋盤迴外長可三尺頭向
舍利驚怒不怖如此數度到去鄭善
果表曰臣聞敬天育物則乾象著其
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
唐砥躬弗懈休氣呈祥夏后水土成
功玄珪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
神伏惟 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
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含弘光大慈悲
無邊天佛垂鑒降茲崇瑞塔基六度
並得異砂炫燿相輝俱同金寶斗為
礼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
又感地形雜采盤旋塔基鶴颯素
徘徊空際雖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
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隆三寶道
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
悅之者于別記彦傳業真寂道俗不
音左僕射高頻奉以戒法合門取信
於今不壞並彦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
于所住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揔姓陵氏并州太原人也少以
[illegible]
誦涅槃為業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
遑聽涉十餘年中初不替廢後聽大
義便即傳講前後二紀領悟非一量
竟厚遂仰為物歸投開皇中年勅召
為涅槃衆主居于海覺聚結四方常
數至理無捨炎燠仁壽歲初勅送舍
利于隋州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
龜一枚色黄且緑狀如彩繡頭有八字
云上大王八万七千年腹下有王興
二字馳步往来都無所食及舍利所
由令人治道於隋侯橋側柳樹又雨
甘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衆共飲之
總乃表聞帝歎謂靈祥恒以此龜置
於御座與臣下觀之有經年月帝遊
北苑放之清池雖沆泳少時還出遶
池隨逐帝躬前後非一僧衛咸覩共
欣徵感及四年春又勅送舍利于遼
州下生寺放光分粒共相極多石函
變為錦文及童子之象函之北面現
於雙樹下有卧佛又於函南現金剛
捉杵擬山之相又於函東現二佛俱
立并一騏驎又於函西現一菩薩并

一神尼曲身合掌向舍利又有諸
相略不述之又放大光耶乱而走動
睺人目從寫達曉諸盛雖滅而光續
照不異日月之明亦夕陰雨佛堂鵄
吻放光南東光飛移東南三百餘步外
人謂火走相知非尋光所發乃從堂
中舍利處出來皆通見大發道心八
日將下五色雲盖覆于塔上又感奇
鳥素身烏尾赤觜口銜片雲狀如華
盖亦現塔上斯瑞之感五万餘人一
時同見及塡下訖雲烏皆滅四月九
日基上放光分爲五道直西而去色
如朱盡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摠躳
䧺此瑞嘉發内心具圖上聞勑封秘
閣後因故業講誦不疲大業年中卒
於海覺春秋七十矣門人行等玄會
嗣續擅名見于別傳
釋僧曇姓張住洛州少小出家通諸
經論慨佛法未具發憤求之以高齊
之季結友西行前達葱山會諸梗澀
路既不通乃旋京輦梵言音字並通
詁訓開皇十年勑召翻譯事如別傳
仁大興善後勑送舍利于蒲州之栖

濛寺即古雲居寺也山曰中朝西臨

[illegible]第十三張

洵水世稱形勝莫尚於斯初送達洲
治而莊嚴佛殿內有鍾鼓之音響振
一寺迴而試撿一無所見至與至寺
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流照堂內
通朗無翳如是前後頻放神光或紗
香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焰如花如柰
乍散乍聚或如佛象光趺宛具或如
紫氣環遶塔帳累日連宵曇光難准
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栖巖光如樓
閣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往者
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
乃知靈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
壽末年又勅於郴州智度寺置塔初
至州治見佛像垂手正坐在于龕內
迄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羅文屋
上見青蓮華及菩薩像大衆同覩之
見龍盤地盤之象并大人足跡及半
馬鳥狩等迹又置塔處有小蛇二枚
停住不去因即攝去入地四尺飛泉
上涌屬疾已下六根壞人服者通損
既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故云
地之佳深有由矣是以傳寫之美爰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illegible]張 [illegible]

業務寺即大業初年矣所有靈重妙
門姓郭雍州人練道少年經營寺內外
志力方便不憚威海攝論十地戶牖
由開勅請造塔於秦州道岳寺初停
公部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外
道俗咸覩送至寺將入石函又放
光明晃曜人目岳表白氣三道下流
直向塔基良久乃歇又岳神廟戶由
來封閉舍利止至三度自開識者以
神來敬禮故耳後不變其務
釋靈璨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志
淳直亮柔著稱遊學相鄴研尋正理
深明十地涅槃並經講授隨遠入關
十數之一也住大興善後為遠公去
世衆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勅補為
衆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績經年稔
仁壽興塔降勅令送舍利于懷州之
長壽寺初達塔將下感一雉雉集函
上載飛載止曾無驚懼與受三歸便
近人馴擾似如聽受迴頭鼓翅依躍
目娛覆勸並形齊非雉也身色五采
羽毛希世以狀奏聞勅勸瑞畫六彩
[illegible]也璨今寺僧執之於于北山飛鳥

峯迦鳴吹而去又感異迹三十餘步 [illegible]
直來塔所不見還蹤及四月八日將
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没道俗崩
踊無不發心仁壽末年又勅送於澤
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即遠公之生
地也初至州治半月之間十八種相
前後迭起或如星光遠旋或如丹氣
碧雲紫霞白霧羅布上空照燭城郭
及映闌闠數万道俗同時一見送至
基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錯數亦無量
更有諸相具如別傳琛後住大禪定如
舊所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
十矣
釋法瓚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
穴頭陁苦行是所經懷隱於泰岳之
阜開崇訓接善知方便兼以達解講
義時揚清論致有霞要坐无輟講待
務之誚興無須初聞之深自拔作曰
聞非切並不欲困人請言彼解何言
致斃因遂挫口不事言論閑謁尋閱
披說而已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拈
訪名德人有述其清曠者乃下勅延
之與帝同歸達于京邑住勝光寺肅

禰禪侶攝善門庭以身範世復見斯

日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于齊州泰
山神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為僧朗
禪師之所立也事見前傳燕主以三
縣民調用給於朗並散營寺上下諸
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
三度廢教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輙
現形以錫杖撝之病困垂死求悔先
過還差如初井深五尺由来不減女
人臨之即為枯竭燒香懺求還復如
故寺立已来四百餘載佛像鮮瑩色
如新造衆禽不踐于今儼然古号為
朗公寺以其感靈即曰故天下崇焉
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徵屢感故改曰
神通也初至寺內即放圓光乍赤乍
白時沉時舉或如流星人衆同見井水
瀰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又感群鹿
自然至塔雖歡衆閙馴附無恐又感鵝
一雙從四月三日終于八日恒来與
前立聽梵讚恰至埋訖迹絕不来斯
之感致平聞於古讚見以聞後導以
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衆附懷
抱遂終沒於所住

釋寶儒幽州人也童子出家遊博諸 [illegible]
講居無常准惟道是務後至鄴下從
上遠公十地微言頗知經領值周喪
法寶南歸在陳達命清通亟振名
譽自隋氏戡定文軌大同便歸洛汭
還師於遠聽大涅槃首尾二載通鏡
其首即蒙覆述遠自處坐印可甚譽
樂義相從還居淨影慧心更舉遐討
前英並被之聞深鑒弥密仁壽建塔
鄧州乃勅令往寺名大興國也帶昔
龍潛所基既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
寺內璞石鐫乃斷為函石本廣惡磨飾
將了乃變成馬瑙細膩異倫復有銖
字三拔云並國得也形設並直巧類
神工名筆之人未可加點又見種種
林木麟鳳等像儒與嘗人圖以表奏
返寺之後閑門修業時因食次方見
其面不久卒於本寺
釋慧最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
下因聞即講曾未經遍而言議綸綜
特介舒閑故為同席諸賢之所欽佈
同滅齊日南奔江表復習慧門頗通
餘論旦自北僧在陳多乖時俗惟最

[illegible]字
擬擇內動一不墜風流多為南方周旋
勝殊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使蠻化華
擬茶聽異聞後徃光明時傳雅導而
好居靜退非賢不友神志去擇氣調
高邁不妄受辱必清擾累其立志也
如此仁壽年中勑造送舍利于荊州
大興國寺龍潜道場昔者隋高作相
因過此寺遇一沙門深相結納當時
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
言下詔徵之其身已逝勑乃營其塋
寺財其舊房故有興國龍潜之美号
也並出自綸言帝之别意又道場前
面步廊自崩僧欲治護控引未就及
舍利既至將安塔基巡行顯敞惟斯
壕處商度審候恰衷塔形有識者云
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
利既內忽然霧起齋後便覩日光朗
照有雲如蓋正處塔空仍下細雨不
濕餘處又感見鶴衆鳥塔上飛旋又
見雲闇紫色狀如花焰又雨天花如
雪紛紛而下亭不至地後又送舍利
於吉州發蒙寺掘深八尺獲豫章板
一條古塼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一

[illegible]
於浮水洞精久得一寶體合九采人
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
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人希世梵音
清遠因行達于三曲江見像深潭光
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有千
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
一所成後長沙郡送光趺達都文帝勅
遣還安像所宛然符合摠高九尺餘
佛衣緣下有梵書十餘字人初不識
後有西僧讀云此迦維羅衛國育王
第四女所造也忽尔失去乃在此耶
梁天監末屢放光明照于一室武帝
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
流汗其年劉敬宣為賊燒郡及寺並
盡惟佛堂不及至于十年像又通汗
湘東王乃迎至江陵祈福放光十二
年還返發蒙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陳
天嘉六年更加莊飾故世傳其靈異
屢屢模寫冣聣事項礼圖于光明而
骨氣雄幹誠為調御之相今時所經
略故也後卒于住寺
釋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
附從聽衆尋繹大論及以雜心談唱

相接歸學同市入閩住空觀寺後撈 [illegible]
論席隨方利安而仁愍在僕言笑溫
雅有在其席無悶神心忘禪見絕累
所推尚時有異問孝非所覺者從合
學合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推至典談
英曾大德咸美其識分不敢裁進高
行也仁壽置塔下勅令送舍利於番
州令所謂廣州靈鷲山果實寺寶塔
是也初至州治巡行處所至果實寺
便可安之寺西對水枕山岩橡之下
掘深六尺獲石函三枚二函之內各
有銅函盛二銀像并二銀仙共二函
內有金銀瓶大小相式中無舍利銘
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舊碑云
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普行此
處聞鍾磬聲天花滿山因建伽藍其
後有梵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曰此
山將來必逢菩薩聖主大弘寶塔遂
同銘之令朗覩度山勢准此措置暗
合昔言諒非徒作事了還京住禪定
寺講習為務大業末年終於所住春
秋七十有餘矣
釋慧暢姓許氏棗州人也偏學雜心

志存名實拘滯壇界乃約文義初不[illegible]
信大乘以言无宗當事同虛誕也後
聞遠公播迹洛陽學眷遐詢門人山
峙時號通明暢乃疑焉試往尋覩
其神略乃見談述高邃冒冈天地返
顧小道狀等遊塵便折挫形神伏膺
三載達解涅槃慨其晚悟又至京邑
仍住淨影陶思前經師任成業仁壽
置塔勑送舍利於午州排神山寺帝
為山出黃銀別勑以塔鎮之用酬恩
惠山在州東五里昔始皇取石為橋
此山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
黃銀穴塔基之處名溫公坮傳云昔
高齊初有沙門僧溫行年七十道行
難測遊化為任曾受梁高供養一十
二年後辭北還行住此坮創立寺宇
因山為號而虎狼鳥狩遶寺鳴吼似
若怖溫溫出户語曰汝是畜生十惡
所感吾是人道十善所招罪福天懸
何勞于我汝可速去既聞斯及於是
鳥狩永絕此山而溫身長七尺威儀
怯人眉長尺餘垂蔽其面欲有所覩
以手褰之故至于今雖有寺號而俗

猶乎為溫公埠馬暢安處事了達返 [illegible]僧傳卷第十 第十張 京

京寺綠習前業終世不出言問處中

亦所不行預知其亡清洛其體端坐

待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餘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